

廣

清

陽

劉獻廷

著

雜

記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廣陽雜記卷第二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圖圍十餘畝畝親操耒耜學為圖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如司馬署中與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於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畫

早自晉顧作準望

當作晉裴頠

為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

十里為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攷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 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為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為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

友衡守李公燾嘉其行為表其父瑩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
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為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
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
為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
達情以貢入南雍聞盱衡中土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啟三
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于手矣遂逝著有風
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
為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為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
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啟
辛酉闈試主考繆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雋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
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
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諱允都歐陽球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
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者也後卧病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卒全
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鏡片石於墓

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偽試。偽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為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為文婉折。有風度。受知於督學芝田周公學。乙酉。恩選。未任卒。而農先生於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為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為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遠。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遠。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為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為。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眾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僚虜。雖

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干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於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備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為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禍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為人告發發遣芝龍於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為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於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膝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

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敵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矣。持藤牌而舞。辟易萬間。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搜之。于兩雉髮以免。而置敵篋。故鞞於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賊干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尚王之客。為尚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尚王患之。酖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為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為余言之。尚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於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為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閩向為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為用武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

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為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為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思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子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為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為。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為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履恒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為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為首。岳麓為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峰。以祝融為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峯皆在目前矣。遊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峯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於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反。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道媚藏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為極巨。氣勢逼人。旁有疑識。盡鑿去。不知何故。紫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峯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峯直走東北。別為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為道書第三洞天。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冲退辭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鐫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糊。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為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為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蘭若。而為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闢佛為事。今乃與佛同處。而事奉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衛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透池。可騎可輿。為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緯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祭九峯言。岷山之支為衡岳。盡於洞庭之西。繇互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峯起。祖脈歷師子。烟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於祝融峰。直下一支。遞至朱明峰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峯。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

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禮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駢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讖文有朱明字。乃於朱明峯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潘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霽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為茂草。分守藩司甯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所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黻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峯之數。

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堂。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古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柱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墀。西廊祀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祀監牲神。再下為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勲於岳。姓陳名尚。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

皆宴樂於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於是。上其議於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於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於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燠改門樓為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如，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

為愚民所分。今不可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為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闍林茶一包。焯菜一瓶。闍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焯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者。以器罇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為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焯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

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於古而畧於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于此者。在都門。息息衮衮。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為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於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畧。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於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尚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

內地已周。終而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挪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於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於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於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雜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業。今三年餘矣。列肆於市。質人使人招之。雜頭不來。蓋聞其為當道。寓中人客襟沓。羞報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雜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涿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旱至萍鄉縣三十里至慮鎮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又鎮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巖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龍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鄔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教城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永陽歷三挑石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

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於算旨前編。發揮於西鏡錄。此新式大約創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為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於窪下矣。若壅入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為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冊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效新書為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具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冊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炤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為緣。生於眼識。光色與相參相值而識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寵。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

則眎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寵。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為之隘。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瓌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濶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

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百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棲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於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搨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黻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窗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自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貫父青綠采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籀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為一冊。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民於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為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
噓。

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蘿蔔子下於
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
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
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
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六錢。關稅銀
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
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
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
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
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

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遇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千九百七十七錢。當雜稅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蘆課銀五千四百一

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

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雜稅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兩六錢。共七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於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王以下滿洲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

兩七錢五分八釐 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百四兩一錢 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五錢 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 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 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 八旂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 八旂捨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 八旂前鋒護軍披甲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 八旂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

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 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 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五千九百九十四兩 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顏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兩八錢 山西每歲存留顏料綢價銀三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 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 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 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 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 江西每歲存留驛站輕賚本折顏料銀四

十七萬八千四十六兩五分。浙江每歲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

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兩。廣西每歲存留顏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雲南每歲存留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歲需兵餉列後。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山東

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

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

兩四錢。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

五百九十二兩九錢。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

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二萬二百七十兩六錢。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十五兩六錢。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十五兩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貴州歲

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闕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

天下錢糧出進存贖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贖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啟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曆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曆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穆將軍為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退軍長沙。距戰。梁質人自江西為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

門樓實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櫻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返偽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為流矢所中貫顛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於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鎗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為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為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浚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於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棟天啟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為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穗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璿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

年從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為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於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謬者。亦必字異音同。如之為知朱為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閭奧。絕無近人蹊徑。黃慎軒而後。不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目和上所遺。以鎮山門者。素師索僧過高。余不能酬也。遽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為一體。佳絕。乃為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於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岫嶽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于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

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即事詩自寫性靈不落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些竹葉煮松花。一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山中日日有雲飛。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為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徑松陰脚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墮枝頭。五一村深樹一村烟。村樹深烟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烟溼我衣。一路脚共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十年無夢到鄉關。為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問。不知身在幾重山。八幸得為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梵字。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間茅屋住山灣。烟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

叶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十踏斷
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山中十月正
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日日山窗夢不驚。牀
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離邊三兩聲。十

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曾一用之。故長沙
人多曾見之。象各有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為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
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於曠野中掘地為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
而來自置坎。復為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
重為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
於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扁其門。奴恐。踰
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
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為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
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慄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
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為刑官。可以為律師。世人目亂男女之倫者。

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於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為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垂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卜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王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峭函左雪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撓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刺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為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眾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為弟子忽有悟一日於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於野辭別大眾跌

坐於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臍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眾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為火燬眾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為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芭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間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界朵顏山天無私警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髻髻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烟餉輸滄海千艘粟門接醫閭萬仞天將畧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於燕都曾見一篋，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真，不知其為何物。

鄧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為人築室於上矣。康熙中見夢於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於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為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攷疆域道理之遠近，皆聚於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上問及之，而老于囹圄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琅。琅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記載詳明。楊于兩在都門曾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邁字二止。鼎革後不雜髮。狂奴死於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為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眾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恒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為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子將何為。知縣審其非賊。諭令雜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於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西江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太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長沙四十八願門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為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韻下山下人為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寺在衡山衡陽之間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即信存之以備攷訂可耳

饒卿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窻氏居窻氏年五十餘一日告眾坐化曰三年後啟窻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眾以全身封窻中屆期眾數千人啟窻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顫動而血不凝以鍼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窻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於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上問滾被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為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領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具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於上前舞蹈

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電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於飛鳥。

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

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

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

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

命往征羅刹國。阿克薩城。羅刹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

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為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

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擄殆盡。梭倫之貂。為天下最。以羅刹故。不

得時貢。且數以羅刹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刹也。乃命彭椿公領

鐵騎三千。為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為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

阿克薩城。吾得其地。眾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

吾不忍其侵暴。令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

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

眾。欲歸羅刹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

則自外四十八旗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即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為向导。初，羅剎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眾走深山中，亦不深諳徑路，略識方向。早見有人煙，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桦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眾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眾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於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眾五百，自上流桑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於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眾裸而入水，冒藤牌於頂，持搗刀以進。羅剎眾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眾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趾，皆踣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

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陸騎而死者一人。病死於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陸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酹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剝已於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並侯之功亦不叙焉。

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詐為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關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譖之于。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雷。有片雲起。電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為電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富不登太白。

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癖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韌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李崇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崇在朝曾持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為中書舍人來衡即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於韓撫軍世琦崇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謫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為異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蟻蛛墮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

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菴者也升菴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正正楊一書尚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

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為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為黑鉛。然為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尚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除朱筆改作鄭

元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

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

十二時分為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為測器。即

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即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暮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間。山凹之地。堪為墟市者。曰巖。周禮曰。禁其闢。巖

注。闢以力爭。巖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以證巖之為市。其義所從

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闖。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

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巖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

攷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

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峰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謫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燬于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為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為湛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於是，構祠於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迥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即覺氣象迥別。羣峰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斧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絲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為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

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為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為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於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復。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於下。而縹諸嶺之水。抽為銀絲。以下洩。不知化母於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為誰氏。可謂善於體物者矣。

絡口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箏。路當平行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匪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為垂珠。仰為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為碓。起止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至為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於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相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為湘南寺。基寺踞烟霞峯麓。竟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鐫大觀字。趙岍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峯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於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於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蹈於階墀也。紫蓋一峯。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於朝。鑿山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於絕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於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篷桅篙檣。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於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於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為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顛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為讖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

孤之故驚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於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崩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為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厯厯可數蒸水來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峯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於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庵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茸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扭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截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於九京亦無以對吾慎庵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即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殷殷考訂校正一何愚也赤壁本赤鼻見酈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鼻者乃一大石突出於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鼻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為巨龜形矯首水厓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仙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萬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壁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於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

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酌月轉而東南為新構王公新祠昨為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頽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峩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庵又東為晏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為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畧無牲牲之獻矣嗟呼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况於人乎

白龜渚距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巖蒙茸虎豹虬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為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岫嶠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岫嶠峯。韓昌黎詩曰：岫嶠峯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蘊倒披，鸞飄鳳泊拏龍螭。事嚴迹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沿嗟涕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劉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以為在岫嶠。劉以為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無此碑，以韓為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識。嘉靖初，國子生沈鑑自謂能辨此，因為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為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使又翻刻於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岫嶠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

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庵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岳福巖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巖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召衆問曰。福巖向多風否。衆曰。福巖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公默然。率衆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精神當勞瘁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為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時也。雪景之奇。於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即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擬造。而子由之所記焉。扁曰文章名義。乃於北溟之所書。又曰九曲煙巒。則徐

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總虛浮。醜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山真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偈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

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即天涯。無心遇境偏勝。生眼看山山轉佳。佳當頭帶曉煙行。薜荔身沾殘雪卧。蒹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為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秋山響飛瀑。又句云。沙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峰。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為表裏。而有顯秘之殊。為益於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成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為耶。反不若酣寢於茅屋之下。之為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柳機不知何許人。行乞於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噉生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爲仙人李柳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過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柳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睜無已。持烟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紙呈予。首幅云。鬚髭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賞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爲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於郴州見毛蟲化爲胡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於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猱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於後園見此物於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術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吾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阨塞。

險要駟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遊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予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奔走風塵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無時不如諸公多矣為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為之擊節

彭岳放住善化縣右雞公陝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遠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

嘉定寶山衛築於明永樂七八年間時轉漕尚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上山三百餘丈於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衛城

久廢地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磚於內地云。

文璽師出家口會寧。嘗游學於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圯廢久矣。有山西高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為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於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為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爐拂。亦不徧執一家或禪言或講。違學者之意。嘗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憨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璽師在塔下。曾為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為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况榮國耶。向者止於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災及泰西之學。

矣。然惟神道大編出於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謀按神道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洪武中吳伯宗序。天文實用及地毬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真。不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於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曰融三。庶無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於九日。奏女伎於行春橋。連十巨舫。以為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為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為山。因緣不契。為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庵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於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頽敗甚矣。

諸葛景門於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莽有耆舊遷化。已十
四載矣。封龕於室。尚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
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於龕前。
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於大衆。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
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啟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顙及頸
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聞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為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
辰九月。復聞得釋。西仲於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
歸。而王師於次月復聞。新安迴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
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癭。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仿佛相符。幻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貢葵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
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闔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
匏菴跋文。亦道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

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萋菲於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為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世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渙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高士傑所為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堯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誑圖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約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虛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

諸葛景門於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莽有耆舊遷化。已十
四載矣。封龕於室。尚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荼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
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於龕前。
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於大衆。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
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啟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顙及頸
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聞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為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
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於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
歸。而王師於次月復閩。新安迴龍寺僧。嘗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
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癭。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仿佛相符。幻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貢葵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
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閩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
匏菴跋文。亦道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

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萋菲於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勒不知其原為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世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由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渙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高士傑所為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堯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誑圖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約時烏合之兵敵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

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郡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於息宰河投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謂遏劉也。允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論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馬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餽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可連。餽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時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苦口交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菁。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尚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訴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眾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聲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為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既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於息宰寺侯鞠。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

聲敬迓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款。再泣乞容。繼孟曰。余泣任後。不即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聲感泣。眾皆帖服解散。且獻銃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誣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即傳兵目搜求。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於壁。見檐扁書版依寺。繼孟曰。汝既歸順於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明聲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兼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索真李君下車。悉其事。達之當穴。是年七月。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寧。面為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臧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衡投漢。授以爵。復欲甘心於何。兵已屯於鄉。而明聲尚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質用間於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

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掣之肘。兼陡發瘡恙。閱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余何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值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餉。適繼孟中恙伏牀。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初以為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為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姜君。星夜遺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焚。而繼孟疾正劇。強起卧於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即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韶齡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於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紫君。泣訴之。詞極悲切。紫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矣。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為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為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為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為優旦。賜姓拔以為將。丰姿嬌艷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為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為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為也。復曰：為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為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肥之。遺失于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初逃入日本。為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於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於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於是。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斬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為室。即賜姓之母也。

鄭鴻達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達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達即剖孕婦。取胎為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達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芝龍所築。海舶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於博古圖中攷之。

鄭鴻達家於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達築半月城於其上。曰鈞浦。後鴻達駐金門。

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堵公牧游為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為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為賊所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走解公。公罵不絕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眾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師恢復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虛葬公於長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為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倪如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樂寺前。迴雁峯後。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人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城南。而花樂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為二聯課之。

陳亢康贈鵬鵠。鵠疑當作鵠山百拙和尚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嗇。絕學無憂。書此三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圖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廂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衡人全俊公。請子為聯以贈。子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脚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真孝。教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烏啼花落。菴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為此作勇也。決於不為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雖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為它日前車之鑒。如奕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諉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在郴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掘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於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逼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於風之南北地之寒煥由於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科譚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郴郊之劇吾不識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聲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

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耽。不猶諸子之立觀村劇乎。而諸子之視吾也。亦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疑某人三往臺下。覘之。皆不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於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必能如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腐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辨也。飲必於肆。馬徒取其熟。而費耳少焉。某人先挾某人醉歸。歸而卧。卧而起。起而吐。吐而復卧。馬某人復去。飯已具矣。使招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轟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况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况非禮為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於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某人挂某人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即安。佚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為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為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佚。則既爾矣。且未知鼻之於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于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鬱釀。

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於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
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某人
皆有戒心焉。余反復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為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

元為周

三桂之變。柳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

十四年。

二為周

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為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

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於

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擊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

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

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

起龍亦隨出城。至滂陽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

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於二日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卷

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於二十二日至城下。

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擐金甲。登雲梯而上。與擁擁相持。馬寶自後并擁擁斬於城

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於七里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

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偽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

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偽綱將軍穆

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

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

可攻。不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

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為平西戰象之所蹴踏。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

熙十七年偽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界。有鄉人熊和尚者為

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與寧界。在東十里。走下都橋

口。秧溪田心。岔路口。至梯子嶺。早角樹。於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

取郴州。偽曆閏二月清曆閏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佟固

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為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

而觀音崖為偽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

即位。十八日。明穆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

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於鹽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

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於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於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於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占坐守柳州。終為衡州牽制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齒。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

雞公山奉真武像。今敕封佑國寺。命達爾漢

兵部郎中馬斯良

宋致祭。改山為鳳凰山。

穆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柳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豎二竿於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於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膝袴。著足踵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躡踞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衫。并一籃。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

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爻。連擲於地。衆合聲報其兆。焉巫乃
歷梯而下。置赤足於霜刃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
其膝。如婦人之拜。行繞於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
奉王母教。事皆決馬。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
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為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於巫。非
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於釜。百沸而沃之。以水
緣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啟其袖而數放之。碧燄滿空。物遭之而不
燃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
缶布衾之類。不得管金銅細磁絢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
盟。

余於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
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為公墓。僧守之。按史大厯五年。公至耒陽。轟令餽牛炙。

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於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蠡字秋水。深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表九叙。

懋

藩司。顏乃來。

詳錄號

皆聘

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為行營兵曹。隨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偽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來。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効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為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叙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以見示。眉目亦自畫。

然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遼金元明。馬子諷其補成全璧。有益於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為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於猶龍之學者
也。

廣陽雜記卷第二終